

此詞既成通國里以爲公
言詞中擅有萬載年
其長短句四卷悉仍
此一卷別云

清代岭西词人群研究

李惠玲 著



清代岭西词人群研究

QINGDAI LINGXI CIRENQUAN YANJIU

李惠玲 著

是刻既成通同里阮夢笙考廬同儀來
自蜀中携有萬載亭 碧泰編刻蘇軾
全集其長短句四卷悉仍毛刻詩文四
卷詞補遺一卷刻云自永樂大典抄出
補遺三六闕內唯洞仙歌 蘇軾詞
一闕已見元刻近又見明人李漁詩餘
輯詞為夢蘇閣刻本始知毛刻確當日
沿襲此為萬載園所云毛抄實實之
為辭物也 半塘再記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岭西词人群研究 / 李惠玲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95-6735-5

I. ①清… II. ①李… III. ①词—研究—广西—清代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017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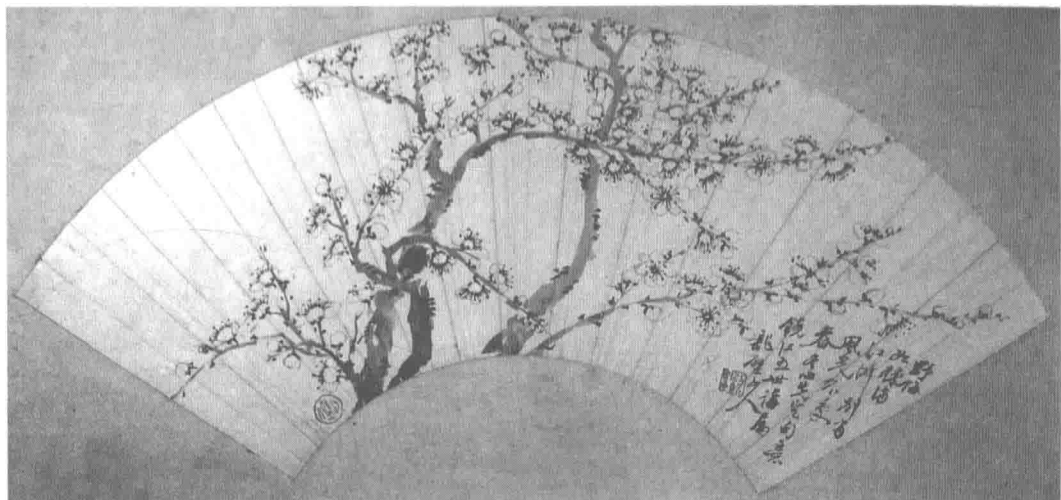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96 千字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口鍾礎課誦者不材錫振官京師之所作也錫振幼孤育於妯氏劉錫振之官京師妯氏在家奉其
老姑不能來今姑歿矣妯氏寄食戚氏阻於遠行錫振自官京師之日蓄志南歸以迄於今顛顛荒
忽瑣屑自事以不遂其志念自七歲時先妣歿遂來依妯氏以養以教至於成人方初依妯氏時適
新寡又喪其遺腹子然獨居屋後小園數大餘嘉樹蔭之樹陰有屋二椽錫振居焉
錫振十歲後就塾師學朝出而暮歸比夜則妯氏恒執女紅篝一燈使錫振讀其旁夏夜苦熱輟夜
課天黎明輒呼錫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妯氏搏衣以為礎一使錫振坐而讀讀日
出乃遽入塾故錫振幼時每朝入塾所受書乃熟于他室或夜讀倦闕遽於嬉遊妯氏必涕泣苦以母氏
幼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貽母氏地下減矣錫振哀懼泣告妯氏後無復為此言歟摩錫振不
肖今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執一卷就妯氏讀日惴惴然於悲哀憂戚之中不敢自放棄棄自于
後出門不復讀妯氏側則行身居業日荒怠念妯氏之教不可忘故為圖以自省冀使其身依
然如日讀妯氏之側庶免其墜弃之日深而終於無所成耶為之圖者同年及陳君名鏞知榮良
恙故圖屬焉 道光十五年春三月朔有曾錫振謹志于京師宣武門外之廡廡

前行滿下滿圖字七行五字誤作乃



1

2

1. 王拯手书梅花扇面(《王拯图记》)

2. 王拯《嬰砧课誦图序》手迹(《王拯图记》)

涼月萬星在樹積
閑空庭老煙霧燈火青
螢四壁深舊是王郎讀書處
王郎有姊如女
下惟課讀
寢朝晡早耐三冬冷寸草應憐六尺孤口授遺經心飲泣
書聲絕罷碁聲急未了高堂地下心遑辭寡姊閨中力幾日親黃
迺計車龍城風雨望江魚五年塵土長安陌喜得泥金有報書
報書來自曲江宴清切曹司家堪羨姊願今朝可暫償姊願何
日得相見羅池荔子換光陰願梅花雨雪深誰知夜金臺夢早
逐栖鴉返舊林男兒功名亦易得未忍天親遠相隔清秋南雁有
書來望弟文姬髻將白風前隨意檢歸裝驛路天桃景物芳
老姊迎門應色喜今來付汝舊青箱 右小詩奉為

少鶴仁兄同年屬題即送歸里時 君便道之衛續娶故有驛路天桃之句

道光乙巳良月都門寓館弟啟瑞并識



都城訪予初得官錦裘駿馬百不歡自言祿養弗親逮
早年骨肉傷凋殘寄果仰哺同數穀兒時見姊如見
母秋高動杵霜滿庭夜靜橫經月穿牖碁聲不斷書
聲高夜唧唧寒蟲燈下號不辭夜持衣力密出春風宮
錦祀王子聲名滿人口十年背負青箱走耳冷申久
不聞書堂夢繞雅池柳孤雲影裏話家山寡鵠兒
費又斑只憑萬里泥金字贏得春來一破顏人生富貴
後何有我有一言代君剖碁爭碁爭與汝離別久他日
端來酌汝酒願言四體康且壽與尔寒糧共相守

題奉

少鶴老兄同年大人太友 小弟蘇汝謙拜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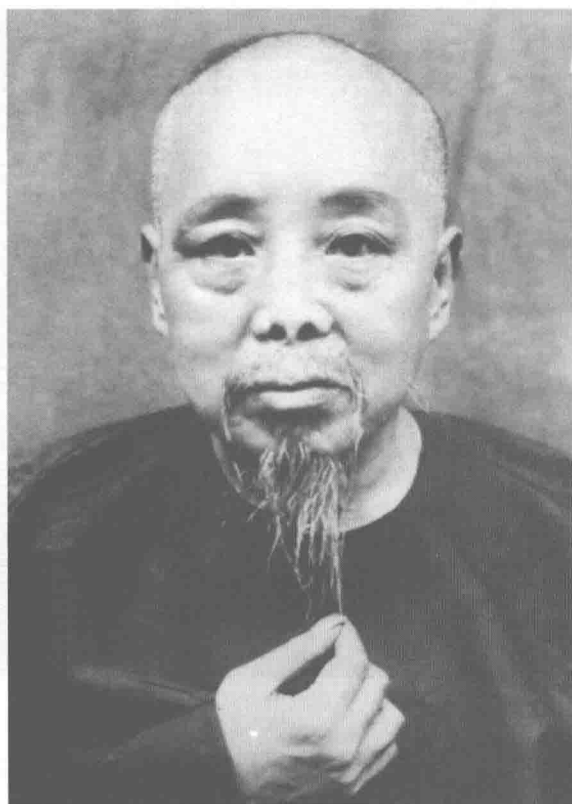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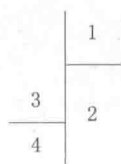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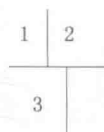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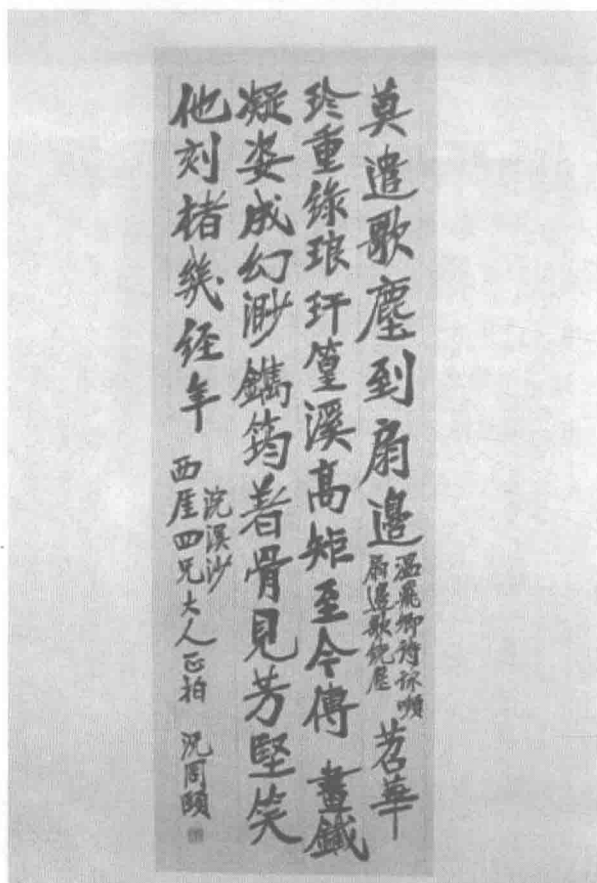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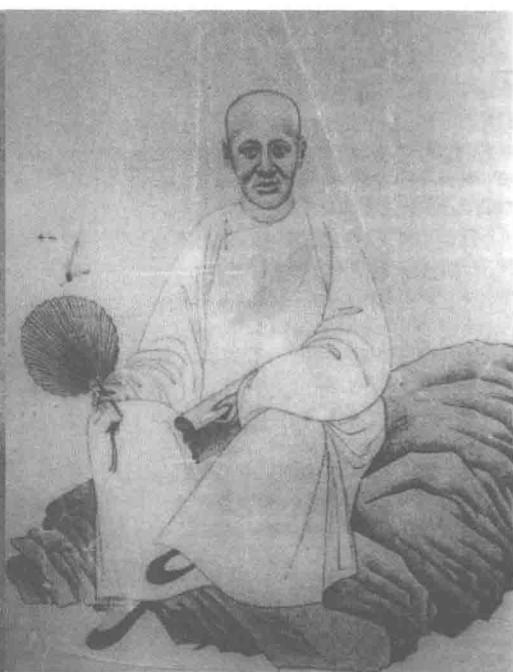
1. 龙启瑞《婴砧课诵图》诗手迹
（《王拯图记》）

2. 苏汝谦《婴砧课诵图》诗手迹
（《王拯图记》）



1. 王鹏运像
2. 桂林榕湖畔王鹏运雕像
3. 王鹏运墓
4. 王鹏运夫妇双墓





1. 况周颐像（《蕙风词话辑注》）
2. 况周颐像（《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
3. 况周颐手迹（《王拯图记》）



1. 《词学丛书》部分书影
2. 《词学丛书》目录

此贈郭景也景時
壽皇下閩禁軍
殿最貴張已移何
取一劉政之詞
同本其寄此浪
誤頃何結題官此
笑乃有文士而不
道謬之協律因
之取以題和書

又御閣上郭帥
玉帶猩袍遙望翠華馬去似龍擁貂蟬爭出千官鱗
集龍駢不斷萬騎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人指汾
陽郭令公山西將算韜鈴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
滿寒空魚陣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脫鞘
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城氣吞胡虜慘淡塵沙
飛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
○又夢方孚若
劉後村
何處相逢登寶釵樓訪銅雀臺命厨人研就東溟鯨
鱗圍人呈龍西極龍媒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誰

精選名儒草堂詩餘卷上

廬陵鳳林書院輯

○太保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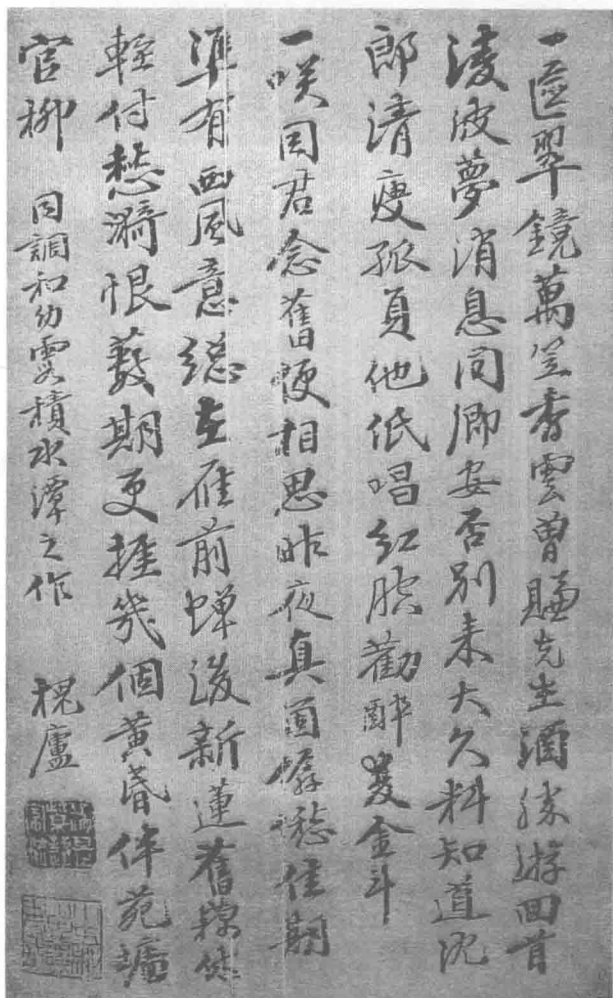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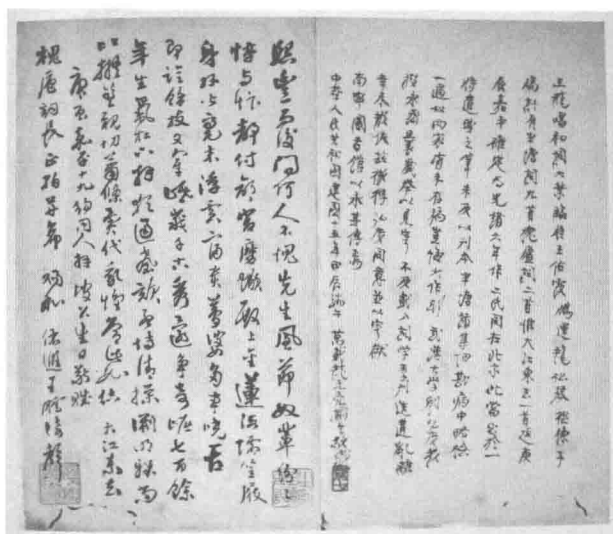
順德。初名侃字仲晦其先瑞州人
也。曾祖官邗州達家焉至元二年
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更
翁林學士寶點女妻之賜第奉先坊
食澹然不異平昔得魯公法行草
獨師二王自號藏春散人有集十卷

○木蘭花慢

混一後賦
望乾坤浩蕩會際會好風雲想漢鼎初成唐基始建
生物如春東風吹偏原野但無言紅緣自紛紛一作
花月留連醉客江山憔悴醒人龍蛇一屈一還伸
未信喪斯文復上古淳風先王大典不費經綸天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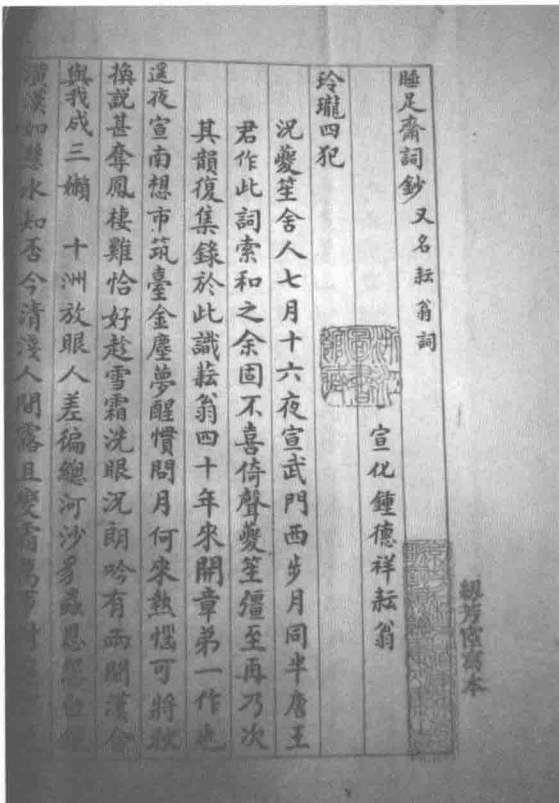
何處不情大為
明倚考一三豈
君占句一則角為
於事耶依巡漢

1. 王鵬运批注《词学丛书》手迹
2. 钟德祥批注《词学丛书》手迹



1. 王鹏运《王龙唱和词》手迹(《芸阁菁华——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珍品》)

2. 龙继栋《王龙唱和词》手迹



1

2

1. 钟德祥《睡足斋词钞》书影

2. 钟德祥《睡足斋词钞》首页

甲午冬月祁寒，我端居倦月楼，整整三天没下楼，也就晨昏颠倒地读了三天的《苏轼文集》。我流连忘返的是苏轼的尺牍，其中有三封书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中有两封是给一个叫欧阳晦夫的人。其一云：“风月之约，敢不敬诺。庾公南楼所谓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便当携被往也。”其二：“某所苦已平，无忧。闻少游恶耗，两日为之食不下，然来卒说得灭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书来言，旦夕话别次。”第三封是给欧阳元老的，其书云：“某与儿子八月二十九日离廉，九月六日到郁林，七日遂行。初约留书欧阳晦夫处，忽闻秦少游凶问，留书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笔。今行至白州，见容守之犹子陆斋郎云，少游过容留多日，饮酒赋诗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归衡州，至藤，伤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启手足于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丧，仍遣人报范承务（范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丧。此二卒申知陆守者，止于如此，其他莫知其详也。然其死则的矣，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风，惟此一事，差慰吾辈意。”

这三封信，除了第一封是文人风月之约，此乃雅事，亦常事也。第二、第三封的核心则与秦观之死有关。尤其是第三封，苏轼将自己获赦北还途中听闻秦观死讯，初尚惊疑，不敢全信，后获得确讯后的沉痛心情一一具陈。而对秦观“当今文人第一流”的评价，也足见秦观在苏轼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我如此详细引述苏轼书信，倒不是对苏、秦交谊感兴趣，而是对收信人之一欧阳晦夫以及其二其三信中反复称述的秦观有关。因为关于广西词学的发轫，正要从这两个人说起。

词虽为宋一代之文学，但岭西（亦称粤西，即今广西）词则与时不称，颇为寂寥。据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统计，两宋词人里籍可考者凡 871 人，其中浙江一省便有 216 人，占宋词人总数近四分之一，而排在最末的广西只有两人。如果加上王兆鹏等《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增补的一人，广西词人有名可纪者也只三人。而北宋则仅有欧阳晦夫一人而已。如此，广西之于宋词，扮演的实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即便苏轼信中提到的岭西欧阳辟

(字晦夫),在唐圭璋编的《全宋词》中也仅留存一阙《临江仙·九日登碧莲峰》而已。

即便是岭西如此柔弱的词史开端,也正是依赖于外来人的拓荒之功,这个外来人便是极备时誉的大词人秦观。况周颐在《粤西词见》“李守仁”条下记载:

《齐天乐》题云:“读王竹一先生《海棠桥词集》有怀并题。先生自序以秦淮海左迁横浦,为粤开词家之祖,故取其‘海棠’句以名集。”

《海棠桥词集》的作者王竹一,即王维新,乃广西容县人。其词集命名即与秦观有关,其《自序》云:“系海棠桥者,以吾粤横浦有是桥。昔淮海秦先生被谪时,日从酣咏《醉乡春》,所谓‘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者是也。”王维新因此而将秦观誉为岭西“词家之祖”。秦观被贬横州(今广西横县)编管,时在绍圣四年(1097)春,但一年后才到达横州。据说在横州,秦观曾醉宿一祝姓人家,其旁即有原名“稻香桥”者,桥畔多有海棠,秦观因此一醉而作《添春色》词,中有“海棠晴”云云,后此桥即因此词而改称“海棠桥”。词曰:

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社瓮酿成微笑。半缺瘿瓢共舀。觉健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

从煞末一句“醉乡广大人间小”,也可大致推知秦观求醉的原因了。自秦观此词出,原本寂寞无名的海棠桥蔚成一地名胜。宋代刘受祖《海棠桥记》便直言“桥以秦淮海重”。后在海棠桥畔建海棠祠,以“祀宋臣淮海先生秦观也”(明吴时来《海棠祠碑》)。清代王维新以“海棠桥”名其词集,更是延续了岭西人尊崇秦观的传统。

研读这一段以“海棠桥”为核心的历史,我常常感慨系之。我想起了陈衍评说陆游的悲剧婚姻说:“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又想起汪森在《粤西通载·发凡》中说:“唐宋之时,以岭南为迁谪所居,然苟非诸君子,则无以开辟其榛芜,发泄其灵异。”而今面对秦观,他的岭西之行不免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带着罪身远谪横州,最后将生命留在了藤州。而从岭西词史来说,秦观的到来又显得如此重要,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作为“王化不宾”的古百粤之地,若无秦观前来开辟榛芜、发泄灵异,岭西的词学发端究竟要迟至什么时候,还真是一个疑问。所以从这一意义来说,包括秦观在内的这些北方迁臣逐客,确实如汪森所言:“当与粤西山水并垂不朽。”

但一人之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即便大词人秦观的到来带动了岭西词的发展,在清代以前,岭西词的发展却一直是缓慢而无力的,其间虽也出现了少数略具时誉的词人,但总体波澜不惊,甚至有大段大段的空白,难以在词史上占有重要篇章。到了清代,情况就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词人的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开始出现以地域为特色的若干词人群体,如雍正、乾隆年间的桂北词人群,嘉庆、道光年间的桂南词人群。而道光以后,岭西词学的发展更堪称迅猛,到同光年间,终于出现了以王鹏运、况周颐为中心的临桂词人群,他们不仅大力振迅了岭西词学,而且凭借其晚清词学宗师的身份,在填词创作、词籍校勘、词学建构诸多方

面,影响及于全国,一部封建社会词史词学的最后一抹光辉基本收束在岭西词人之手。

由以上对岭西词史的粗略勾勒可以看出,一部在词史上相对滞后却曲终奏雅的岭西词史其实应是词学研究格局中的重要篇章。但回顾现代学术史,虽然对岭西词人、词学家的研究不乏其人,但基本集中在王鹏运、况周颐二人身上,而关于况周颐的研究又侧重在词学方面。如此,岭西词史、词学的脉络和格局其实一直隐而未彰。

作为岭西学人的李惠玲博士素来究心词学,又极具乡邦情怀,岭西词学的话题就这样似乎没有悬念地落到了惠玲的身上。惠玲是2006年到我们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她在当代词学研究重镇——华东师范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所以在入学最初几次见面谈论博士论文选题时,惠玲很自然地提出希望以岭西词学作为研究对象。这个选题热中有冷,而且覆盖面较广,我当然是支持的。支持的另外一层原因,我一直没有跟惠玲说起过——其实与我自已有关。我虽愧为常州人,却未能以主要精力去研究词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常州词学。如今作为岭西人的惠玲去研究岭西词学,则于学于己,都是一种很“切近”的事情。我从不排斥情感对学术的渗透,学术虽然崇尚理性,但如果能用适度的情感柔和着理性的面目,这样的学术也许会拥有更多的灵性和张力。我潜意识里一直希望学术史上应该多一些这样得本地风光的事情。

惠玲的这部书稿,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读来令我欣喜。相较当初的博士论文,至少有下面这些变化:一、源流脉络更清晰了。书名虽限于“清代”,但清前的岭西词史也作为背景被简略勾勒出来,由此而进入清代的研究,才显得自然、自如。二、群体观念得到了强化。梳理一地词学的发展,当然有多种写法,但选择一种写法的依据需要切合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清代岭西词学的快速发展虽然有着地域的不平衡现象,但不平衡中的群体现象却是非常突出的。所谓“岭西宗派颇纷呈”,惠玲抓住这一特征,以时序、群体结合的写法来彰显岭西词学的进境,确实可以最大程度地呈现出岭西词学的原生形态。三、丰富了词学研究格局。惠玲将词史、词论、词选、词籍校勘等分别纳入到相应的时段和群体中,从而显出不同时期的词学特色,在呈现岭西词学整体面貌的同时,也注意阶段性和地域性的差异。四、并重同一群体之间的趋同性和差异性。趋同性是若干词人构成“群体”的前提之一,而差异性则是该群体中所包孕的个性差异。文学之事,原本无所谓绝对的同,人心不同其异如面,而以直探人心为宗旨的文学自然也会千差万别。惠玲的笔触自觉地在群体的异同之间游弋,也可见其学理之缜密。

我总觉得,惠玲对词学的痴迷,应该也是得岭西江山之助的。2012年,我曾应邀去惠玲任教的广西民族大学主持论文答辩并做了一场学术讲演。工作之余,惠玲陪我去了中越边境的德天大瀑布,一水跨两国,奔涌而下,真是气象万千,这不由让我想起了词中的豪放之境。随后我们一路驱车,又饱览了车窗外明仕田园的白水漠漠、青草漫漫和山形妩媚,让我意想色飞。而左江上的船动景移,山水美景、花山壁画次第扑入眼帘,也令人顿起“无限江

山”之叹。这不就是词境吗？“无词境，即无词心”，而此词境正是锻炼词心的绝佳之地。临桂况蕙风曾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所谓“万不得已者”，正是因风雨江山而自然触发、无法克制之种种联想。

我不知道常在岭西天空下行走的惠玲是否也常有这种“万不得已者”萦绕在心头，但我知道惠玲心中的“海棠桥”一直是在的。因着这魂梦所系的海棠桥，惠玲才一路捧着词卷走到今天。岭西词学也因此有了新的篇章。

2015年2月4日立春

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地域文学研究逐步兴起,成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李惠玲博士的《清代岭西词人群研究》是地域文化研究的新收获,亦是清代词学史研究的新收获。

词这种文学体裁,正如大学问家叶恭绰先生所总结的:“滥觞于唐,滋衍于五代,极盛于宋而削于明,至清乃复兴。”这是十分准确的概括。词在清代复兴,乃由于时代使然。有清一代词的创作出现繁荣景象。据今编纂的《全清词》前两卷(至乾隆止)所收词人总数、作品总数就远超过《全宋词》。而清词最繁荣的却是嘉、道之后至晚清时期。因之,清代是中国词学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清词是一笔极为宝贵的文学遗产。然而清词研究的状况却与之颇不相称,亟待深入开展。广西由于地处边陲,远离词坛中心,商业发展滞后,缺乏词产生的环境,所以,清以前广西少有词人。至清代经济繁荣,文教兴旺,文人在词坛中心受教育,在繁荣的商业城市受熏陶,这才出现了一批词人,即本著所定名的“岭西词人群”。岭西词人群与其他词派(词人群)如阳羨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相较,容或有尺短寸长之处,但从整体而言,岭西词作品数量不少,有创作了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的词学大师王鹏运、况周颐等代表性人物,有成熟的词学理论著作《蕙风词话》,提出了以“重、拙、大”为核心的词学理论体系。岭西词人群在清词中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从词学史的角度或是从地域文学的角度,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清代岭西词人群研究》对岭西词人群的大量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开创性的整理和研究,为清代词史研究、广西地域文学研究,做出了可喜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自成体系,资料丰富翔实的学术著作。

这部著作的特色首先在于它纵横结合的结构。本书是地域文学研究著作,它从地域切入,以纵的时序结构叙述岭西词的发展历史。全书以年代分为“雍乾年间桂北词人群”“嘉道年间桂东南词人群”“道咸年间中兴词人群”“同光年间临桂词人群”,完整清晰地叙述了清代岭西词的发展历史,并且将岭西词由产生、发展至全盛的全过程,放在清词的发展复兴

的背景中加以勾勒,使岭西词在清词史中的地位与影响十分清晰地展现出来。全书在纵的构架下,横分各词人群,对各词人群的成员、交往、创作、词学理论、传承与创新、相互影响、趋同与差异等方面进行述评,有纵有横,纵述史的演进,横论词人群的风貌,对清代岭西词给予了全景式的展示。

其次,作者以宏观的学术视野,对清词和岭西词做了鸟瞰式的考察,经过深入论证,提出了“桂北词人群”“桂东南词人群”“中兴词人群”“临桂词人群”几个符合岭西词实际的宏观概念,指出各个词人群及整个岭西词在清词史上的地位,研究视野很开阔。作者对岭西词人群的宏观研究,是建立在对各词人群、词人个案的微观细致考辨基础上的。作者对岭西词人群的词作、词学理论、各词人之间的交往以及行事风格等都做了很细致的考论。因之,宏观而不显空洞,微观而不失诸细屑。作者对岭西词人群的研究,既研究其同,也辨析其异。对不同词人群之间之同异,同一词人群各词人之间之同异,包括创作风格、词学理论、创作题材、创作特色等等,都经过细致的辨析,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样的研究没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和深入细致的考辨功夫是做不到的。

本书值得称道的还有很多,它的资料丰富翔实就是其中之一。我一向认为,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之上,对一些下笔洋洋洒洒,读之空洞无物的“著作”,是不敢恭维的。李惠玲博士的研究很扎实,此著材料收集极为丰富,一些较生僻的资料都注意到并且运用得当。举例而言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黄华表先生的《广西文献概述》一文,一般的研究者是不大会注意及此的。八十年代初,我在“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时,为审读《王鹏运词选注》并为之撰写前言,也找了一些关于粤西词的资料阅读研究,却不知道父执黄华表先生此文。李惠玲博士搜集到此文,并做了合乎实际的分析,由此,她搜集资料的功夫可见一斑。

古代文学领域内,广西地域文学发展比较滞后,而地域文学研究开展也比较晚,我以为有自觉意识开展广西地域文学研究的是自治区政府前副主席莫乃群先生。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领导我们成立“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在成立会上提出:“我们广西人有责任整理广西古籍、研究广西古籍,包括文学与历史,要形成风气。”在他的领导与推动下,广西地域文学研究逐步开展起来,《王鹏运词选注》就是“桂苑书林丛书”第一批中的一种。今阅读李惠玲博士这部著作,油然而生“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欣悦。这里重复一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自成体系,资料丰富翔实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对清代词史的研究、对广西地域文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李惠玲博士虚怀若谷,邀我作序,现将阅读时的感想草如上,是为序。

2014年12月10日

于青秀小区三书斋